

製箱順和
Made by
Ho Shun Chai

鄒德詠雜著十二種
四至六冊(全)

二

ORIENTALIA
CHINESE
C 3976
T 78

V
C397.6
T78

獨耐軒雜筆二卷

安成鄒德泳汝聖父著

門人

李長春
康元德

王命選
羅一鵬

朱文郁
歐陽葵

弟德澡

男戴明

富明

同校

時聞

有驚走而告者曰邑有大異某尉將以從觀行衆且
相商為遺靴計矣予曰戲乎曰非也群偷兒寧負德、
慈母而諸民捕相與德吏計已成矣彼見有遺靴故
事而亦効之乎唉曰此亦心感而不容已者乎里有

禽狸者性甚馴群鼠初虞其捕且噬也稍引避既
 而間有出入齟齬跳咩狸一魚省視久之鼠且狎而
 暱焉其狸又及竊噬主人鴨鶩掩捕群雀而弃其噉
 餘以授群鼠鼠反利賴以飽而德甚深相與謀且祀
 曰以示將來之為狸者無患苦吾輩噫此亦何以異
 於今之謀遺靴者乎夫彼見以為故事而亦効之則
 固有不同者矣邑有甲族某宦成產落而心利乎富
 人之家其富人者故非齊耦也而遣其子就婚構焉
 族之人相與非之計不可止則相與榜于祠而黜之

曰族不與齒其富人之族無從殺耻亦相與榜于祠
 而以其富人黜之曰族不與齒夫一見為榮也而効
 一見為辱也而効効一也不知其孰是孰非耶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驕旄之盟案
 補筆閭之賤皂隸之降終不失棄卻之聲是故西施
 毛嬙雖被以藍縷而終不失美村媼里姆雖飾以翡翠
 翠而終不失惡今夫朝廷設官分職即一命之寄皆
 望以惠養生靈必與民飽暖恬適而始不愧職設獲
 誅求剗剗朝三暮四惟恐民膏脂之不竭而于譽乎

 573920
 n.4
 1939

懷之不得滿則亦向者里中之裡而已矣且如好惡
 之真即至愚者本心亦自明徹誠貌瘦而天下肥即
 不必沾沾得愛徵於民而獨知自快若徒瘠人肥己
 雖驩虞鼓舞不減庚桑豈內省無怍怍在乎獨惜哉
 此裡不得具有生人知覺耳不然而有以主人翁之
 義告之者即欲其處於沒、無聞之地而有不可得
 者矣或曰如心感者何嗟、世之偷也獻歡獻笑之
 態豈有極哉乃城北徐公孰美則自有鏡矣

虎辯

有學道先生自謂有得事以化導人為事其鄉之人
 作虎辯以難之余喜其說可以警世也故收而錄之
 其言曰武山之陰有彪虎焉毛色標澤斑、文理咆哮
 之聲震動數里而牙爪又甚利常於四通之衝擇其
 凹突而踞處焉天氣氤氲四顧踉蹌取人於千步之
 外即朗霽之天不為稍戢鄉之人無不患苦者有學
 道先生褒衣纓帶手持玄塵欲就而諭化之向前揖
 而言曰常聞天生萬物心竅則一蠕動蠢蠢總具佛

性故生而惟恐有傷者是名心體慈悲利濟而無殘
忍乃為佛乘汝並生並育天地之間而獨兇狠成性
饕餮無厭剝人之肝擢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使
人聞聲股栗尾跡毛悚猜即却安談即变色令劉琨
驅之以為名周處殺之以為義將自修自証謂何其
耳自沉淪也其虎嗔目怒鬚張蹠捷尾呶然而作人
語曰子何名為人也而過責我自吾與而並生天地間
吾見剝人之肝擢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婦者無
算矣嗚呼我哉官府倚勢求賄刀筆割害又縱肆鷹

犬兔索網羅士大夫布張聲威齒牙便利強有刀者
挾術劍冠智者嚙愚勇者啗怯盜賊屠戮奸淫慘毒
甚至手足交殘腹心割愛而何過責我且非獨此也又
至耳自殺殺及子孫麤孽之為酖毒也枕席之為刀
斧也唇舌之為刑戮也此三者殺人甚明也而人往
往不知避忌忍就危端陷身於死亡而不知悔且夫
天有顯道吉凶影響故作善則慶流世裔作惡則禍
及身後試與而屈指數之如某者位列極階呼吸風
雷勢順形便膏血四方及身歿未寒子孫囚首官司

隨處行控又某者顯僧擅此富蓋郡邑恣睢軌法問
里無敢誰何而一再傳之後盡為餓殍橫歟溝壑當
其縱肆之日睥睨旁顧惟有神仙不歎之輩差讓一
籌而完至子孫不能全其要領然則非自殺殺及子
孫者乎吾為虎者僅處山谷僻遠之區天明日朗尚
有顧忌而不敢出人非昏暮深入罕至相逢而彼自
殺子孫者坐而致之快心受之夫不此之尤而吾為
虎者尤何其謬耶而請以天地好生之本心慈悲不殺
之佛性普勸世人共証修果盡世間無此等輩而我

亦請聽法佛堂頂禮受戒不然我則何知而以規為
璚縱多言焉用之於是呌號而起跳踊而立奮欲噬
之勢以向其人披靡寒栗進退無所掉舌而不能下

諍補

吾聞君有諍臣則國不危父有諍子則業不替兄有
諍弟則家不乖士有諍友則德不悖是故有遠弱之
鑒有發諫之文有涕泣之道有忠告之益賢所以成
相須之誼而維人倫之缺自古及今重不其然獨所
恠者郡縣長吏綰印綬而任司牧民命賴以立庶務
賴以和紀綱賴以振風俗賴以肅物力賴以裕樵悴
賴以甦奸刁賴以靖人賢賴以興罷聾殘疾憚獨鰥
寡賴以撫慰而安全以代君理物言之亦君臣之誼

也以怙恃孔通言之亦父子之親也以比肩共事言之亦兄弟之情也以契合投分言之亦朋友之交也而諍則槩未有聞者何歟夫蓋嘗有望風咨嗟者矣有街巷相對愁眉蹙額者矣又甚有仰屋不知所出者矣然至堂前則和顏屏氣將順不違即號為賢者亦不過高避遠舉音問少通問之曰吾以見幾為今日學問耳致令一二卑污之徒奴顏當先百計逢迎誦其德則比堯舜課其宇則高由夷而為其所媚者遂謂一人知己足以不恨白眼恣睢四顧無人此亦

當有分任其過者乎夫世之寂不肖者誠難與言矣夫人而矯志刻厲任見操持或以孤特自高或以能疑為明揆之風土或稍乖遠質以事情或未洞徹此何嘗不可盡言相成而或亦曰當事者難與言也不亦過乎歷觀自古批鱗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甚則萬死一生而猶然勇往不憚豈顧難於此乎則有解者曰諫君者禍稱烈而名愈重諫當事者不厭恐名未必得而滅門破家且踵至矣予曰惜哉何視人不廣也夫人唯無自賢之心則已矣人皆是心也則藥石

生我美疾殺我夫人而知之豈自負賢者而見不及
此閑格也中滿也眩瞶也一瞶眩而疾已去體矣先
文程有曰凡與人言須辦一真切欲與同入于
善的意思夫使辦有此真切之意則無事不可言無
人不可與言有大賢焉旦暮遇之且以爲賢子弟而
嘉納接與恐後矣焉有訛距人千里而必先存一
不可據之處乎則所謂賢者相與以有成者云云吾
故爲作諍補

孟子經濟

嘗謂孔子之學得孟子一大開眼以梁惠之盡心而
喻以五十步之走白圭欲二十取一而抵於貉道萬
章疑孔子之受禦而示以獵較之從仲子不受齊國
而明爲簞食豆羹之舍其立論皆如此類何歟蓋孟
子一生無非紹明孔氏仁義之統曰仁者人也天下
皆吾度內而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義者宜也而
宜無定局要在隨時變易與民宜之乃爲至仁大義
而成其爲大人之學自道喪學雜而仁義充塞於是

經、小夫揭取一斑以照、予、當之而遂以為天
下無復有如我之學術者嗟、以此經世其毒有不
可言者矣彼其言曰天下強必凌弱大必暴小專必
欺卑貴必侮賤而吾偏反之反之而小民乃始德我
不知理之所在雖強大不能加於弱小春秋哀姜之
盟伐陳之抗古今一揆而彼弱小之輩反多殷頑荆
蠹為人字鼻之物苟吾意一有偏嚮則不患無因緣
為構者輪不碾地樹不歇風甚至內顧知曲則決命
快仇者有之貨求無措則鬻妻賣子者有之報、不

已則逃死四方者有之效尤益眾煽禍益廣究竟未
嘗不悔曰誤我誤我此乃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且夫
世所以常治而無亂者唯紀綱耳風俗耳四海萬象
何以弭耳帖心而奉一尊蓋不如比則群爭群亂乎
尹無字之對楚子曰晉天之下人有十等故王公卿
士皂輿僚僕通相臣也以待百事如地方風土亦或
有良有賤有里有甲有主有奴名分截然者素矣彼
故皆安其分而無求焉已矣有如驟而倒置之則不
至鼓之競而爭之偏不止紀綱夷風俗壞而輿、焉

非若就行放折就功者何為蓋事不師古而能宜民者未之有也今有愛幼子者慮長兄之必見壓也而先藉以不可凌之勢不知其愛彌甚而其害彌烈有母老病且死者而欲悅之聞街市元宵佳麗而負之以走其母曰吾而其子曰吾以盡吾孝也夫以此為愛不如無愛以此為孝不如無孝徐偃也宋襄也梁惠也陳仲子也等之一轍耳而曰我何如經世也其誰則是之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夫以煦、竊仁之似而民不蒙其澤以子、竊義之

似而事無一之得其宜鄉愿亂德莫此為甚如是而辭於人曰吾非仁義之賊也烏手可予少時受學於師師曰商辛氏才力過人而唯自以為莫己若惟莫己若三字故群賢皆不得盡其一言是故死者死去者去奴者奴而匹夫之名成矣當其時使有一賢者與之而紂豈至此孟子謂天下後世必以放伐為湯武口實而直以匹夫紂斷之者殘賊之罪正匹夫之名削其爵而後加誅斯又孟子之大開眼也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
至也焦弱侯先生曰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
則真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
矣今廢世應酬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未成
之前則善惡皆宜是非無朕世間之物安有不齊哉
吾嘗曰三復此語憶昔劉徵君歷述數事有官人者居
鄰十五都其都人慣通累苦同役心頗疾之及宦他
郡邑見十五都里役輒發憤撻撻之曰十五都人尚

敢見我也一士人未遇時常不為妻所禮心念得第
後必當擠而辱之既入官有演戲者偶及蘇秦妻不
下機事立縛其人對坐客而數之令拊揚交加一座
盡駭不知所為有客遊者而心多疑謂其妻必且有
外已而覘其舉動似也接以語言亦似也為是聲容
稍厲或加呵斥而其妻愈益敬恭其人之疑愈益甚
至以其子為不類而亦疑之卒之妻不能自明并不
能明其子而相繼以歿夫枕席之愛骨肉之親猶以
一疑被害而况疎遠素不相知者乎宋有澄子者亡

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
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
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
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夫紡緇之與
禪緇其分別亦已明矣但以我之所亡為是便不顧
人之所製者為非此亦見已而不見人者也宋紹聖
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壺漕使至隨眾迎謁漕一
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
一惶恐自陳潮湘人迎親竊祿求衣不已漕察其語

南音也乃稍審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
其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咲曰然則勉力職事可
也初蓋誣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聞者皆以為咲向使從一駭
其按劍之眈決志掛冠以為快則叱者去者兩皆無
謂夫未聞是非而先意以待事豈不至以湖南司馬
取咲天下乎鄒子曰甚哉成心之為害也然世之浮
湛澶阿以取世容者即欲求其一成之心無有有成
心者皆倣然自負者也賢者也然謂我獨清必謂衆

人皆濁謂我獨醒必謂衆人皆醉莽、世界豈曰無
人夫獨不聞有清唯恐人和而胸中壘塊故濁酒洗
之者乎聞之師曰居身孤潔如閨女守貞亦是平常
以挺然矜奮作一奇特事亦世態炎涼根子未淨有
人焉自以不喜人諛為高遇有諛者輒斥而罵之曰
汝謾我一日有士人來謁曰聞公寃不喜諛此為過
人其人大喜遂稱知己而不知已陷於諛矣又況其
明諛之而明喜之者乎則其識既隘其守亦微是高
之不可語于軒鶴而卑之無以異於園豕也

呆生

峒山之村十里之內不知詩書有一富翁始遺其子
就學十里之外稍、乃有見聞歸而訾然自得也曰
江省獨吉安吉安獨安福安福獨吾鄉吾家獨我
於是人以為呆號曰呆生齊人氏聞而笑之曰而獨
不聞江省有某吉州有某邑中有某而鄉尚亦有某
乎平昭子又聞而笑之曰天下之士獨吾江省乎齊
秦某、燕趙某、吳越某、荆巴某、甌粵又某、
何地無材而徒江省之知誰我氏又聞而笑之曰彼

其為見者非耶彼所謂見已者也雖然天下之不見
已者必矣夫一丘之上千仞之高雖見地不同乃翹
然據處而自以為無偶一也嬰兒之相與搏也而各
務求勝夫各見其父母之尊大也訟人於公府兩皆
有不能平之意豈理無低昂哉而見各偏也今世之
以材豪爭衡天下者豈異是哉任見以標衆自封以
堅黨為恢廓幹濟之說者必迂絕尺檢押之輩尚刻
勵謹嚴之守者必躁慨慷披豁之談博雅者以問字
為國士耽寂者以証宗為利根矜議論則譚天炙轂

盡尊上坐崇悟退則踰垣鑿坏並稱至人然其間抑
亦有從事學問者而學之中則又有祖求仁祖復性
祖致良知祖性命雙修祖滄銷習氣祖修身為本為
說紛、總之一學也宜無有畛域門戶可相詬病而
悟者以修為桎梏修者以悟為曠蕩修悟兼攝者又
以一修一悟為偏枯片言投合即招納惟恐不就考
証偶同即推崇惟恐不尊曰天下之談學者獨有我
而已嘻則亦何以異於呆生之為見者乎夫天下之
禍未有不起於自見其是者斯執惟自是其焚坑之

卷之三
必至發問左行徒之亂衍晏惟自是其清談之競至
釀五胡雲擾之禍東漢之季俊厨顧及各自是也而
瞻烏之難成唐之牛李又各自是也而清流之波激
至宋洛蜀諸賢又各自是也而端禮之鑄慘夫此諸
賢者豈不欲創高世之業弘大平之畧而煥盛必撲
標崇必折總亦由呆生之見已耳呆生之見已也其
為見也小故其呆取笑于一時諸賢之見已也其為
見也大故其呆貽悲于百世在易同人于門無咎止
曰無咎猶有門也六二同人于宗吝則多一宗矣上

九同人于郊而曰志未得者郊關之外猶有限隔也
獨卦辭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君子貞彖曰柔得位
得中而應乎乾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學道者誠能
捐呆生之見破門戶之私鑒自是之禍達于野之同
則其於命世也庶乎

訓述

偶偕弟濟澡夜侍宦洗兄兄曰吾輩終日談學口學之
一字寔為緊切工作技藝莫不由學傳以師入以規矩
視以模範習以歲月日時造而入巧焉則以精神得
於精神而其學始成今世說性說天而不味於學之
一字誠為虛談貶學之一事出脚便在改過孔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夫人中智以下誰能無過全賴
聖人開人改過之門但人自改過不力耳就如釋迦門
中如人平素貪財一旦發願懺悔斬除貪根即前此貪

財風業立便消盡人平素淫慾一旦發願懺悔斬除慾
根即前此淫慾風業立便消盡以至聲味臭諸觸沿染
但能懺悔斬除無業不消無消不盡從此猛斫一刀慾
室忿懣超九入聖便得證果若人平素有過真心懺
悔斬除一切風業不得消盡則野狐山魃展轉沉淪
永無超拔萬無是理又曰文莊祖於懺忿室慾遭害
改過八字懺、致意後來每以惠迪從違吉凶影響
提撕警覺此正學之的脉吾門子孫俱未可忘泳對
曰吾兄之言及此此老祖位下一家之福也其曷敢

有三又曰世間道理無有盡藏吾輩向學亦無有
止足偶談及生子事羨某、子孫衆多予榮深引及
韓非子令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
而有二十五孫一段弟濟咲曰此未足多聞其所某
人父子祖孫得三十六人者兄曰又有多焉者昔遇
某述某地有人一母生九子子各九子唯獨其幼者
不足一則又八十人矣因嘆曰道理之無盡如此且
非獨人事也造物亦然某所有洞洞前滴水儼然一
羅漢相而好事者鑿而取去久之又於其中滴水復

成一大士相縉紳相傳固以為奇矣乃又有言萬相
洞者凡世間一切形色象貌服御食飲諸相洞中無
不畢具一日遊人心記洞中所未見者携以入洞燕
傲山神以所未備徐而求之又已在羅列之中夫造
物之乃至令人不可窮詰如此謂吾人之學容有既
乎稍間又曰人生受用得幾何終日營、但為家計
不知造出幾多怨孽損傷幾多福德予曰人自家能
得幾多受用只為親黨受用奴僕受用門客受用生
造事端激發蒙昧而主人一或失察遂為這千人任受

多方怨孽耳損自己福德兄首領之已復理前語兄
曰天地間神通靈變之事儘多而儒者偏執道理不
然其信如近時暈陽立化一事初時縉紳聞者莫不
心疑以為王元美沈君典諸公或至表點其事神異
其說為大倉賢者諱而頃者徐瑞明大史實得目擊
述其踪跡甚詳當時吾輩笑曰果爾則汝亦合掌頂
禮拜而送之乎徐曰此真正吳中一大奇事爾時觀
者如堵吾實借此徧閱美婦人耳因是乃信所傳言
不謬而弟澡因引麻仙姑擿背靈應不爽因相與讚

嘆父之以為曲學咫尺之見果不足測於天地之廣大也因退而為之紀

龍谿公

邑北四十里廣恩寺有竈下傭曰龍四者為僧眾作
若干年既以疲病死然每於中宵還歸寺中仍作人
語與老宿相問答或月一至或再至或歲乃一至而
老宿以龍谿公呼之故稱龍谿公當其初歸之夜啼
噓叩門老宿未免心怖既而或造榻前或入厨下情
款語悉一如平時寺之人亦習為常而不為異也予
始聞而不敢信萬曆壬子初冬予友趙彥章為其尊
人卜茔偕形家某止宿寺中偶夜及半聞室谷人語

意為大盜各披衣起坐側而聽之則老宿相與叙寒
溫如家人旅歸之狀明旦詢之而悉其故予於識仁
會上以問彥章具言之方入門而老宿問曰爾從何
來曰吾昨為冥司所錄今除九都富池院土地特來
別爾曰何時去曰為叅新選城隍曰城隍何人曰陝
西王姓以今日五鼓到任吾叅見畢即至地方然吾
已令兵快前去掃除某羅漢傷損大甚殿宇某處亦
失檢蓋諸僧眾皆不及知而又無以告之者老宿問
曰爾師孤月如何曰轉受人身久矣曰孤月之師白

雲如何曰尚早、今方擔枷受鎖之會苦不可言及
雞鳴乃曰吾去矣吾自後不復來省爾矣佛殿縱放
牛馬灑潑屎尿以穢佛祖此寔不可師宜戒之言訖
竟去昔孔子不語怪神以觀龍谿公之事可語耶不
可語耶孤月上人持戒律甚嚴然心一無懼收與人
平等無所重而加敬亦無所輕而加慢一任直截洞
見肺腸白雲行叅十方苦鍊多載隨地建功比丘四眾
出其門者且半言陽而名利二根翻似有未淨者雖
龍谿公之言不可盡信而以大道揆之則孤月其狂

乎白雲其鄉愿乎夫鄉愿之不可語於狂也父矣或
曰雷如是則曾點漆雕開當直上天界乎予曰然

賑荒告神文戊戌

今萬曆二十有六年夏春之間積雨成潦二麥淹傷
苗種再壞遂至穀價高騰斗米不下百錢民間嗷
朝不謀夕於是父母周力請之郡公祖劉慨發
備賑之儲與民更生而下其事於等令覈訪貧戶
收銀散穀以宣流德意等行能淺薄誠不足辱上
任使顧念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昔歲曾有此舉矣
然往任不得人故使米戶收轉販之利公役恣壟
斷之奸或一人出銀而詭數人之名以罔上或平日

負債而報今日之名以酬人肥佃僕以為恩私親朋
而市惠又有一等賦性柔軟之人在、惟恐得罪勢
家豪僕之求奉承惟謹貪淫鄙夫之托拒塞無辭不
念倉中之穀所積幾何使盡落於前數輩之手而無
告小民枵腹以待竟至溝壑之填也斯不亦失置倉
備賑之初意而負賢公祖父母責成之令舉乎今
等相與披瀝歎血於護國城隍之神一誓不敢及有
田收穀之人二誓不敢及有本營生之輩三誓不敢
從勢豪之請四誓不敢徇嬰僕之私五誓敬眾不敢

任情於喜怒六誓緡銀不敢加重於官等有一於此
使前時諸人反得借以為口實則上一舉而失官司
之信下一舉而失道學任事之名則罪孽深重神其
殛之無貸若誠盡心奉法匡翼義舉使小民得實沾
惠者則行誼光隆神其佑之無爽唯神靈赫慈惠幽
明一體茲賑荒一事神亦與有責焉故敢率眾以誓
神且鑒之無忽也

代城隍言

神告爾等曰吾神受上帝勅命撫蒞茲土豈惟民之
生養安輯是為其維風興化使爾民趨是圻非在縣
官明操其法以為轉移在吾神亦陰司其柄以為昭
鑒也茲者爾民藉口吾神大張搬戲往歲止一二宵
三四宵猶曰人神俱歡而今謂且十數餘宵二隊更
番晝夜迭舉以為有神乎為無神乎試相與吾民數
之夫戲之設也肩摩踵接男女混雜其中有帷薄不
脩不忍言者則此淫之媒也榮惑耳目轉相趨效則

此蕩之階也夜柝不嚴門庭撤守則此盜之藉也烟
火通宵寗安不戒則此火之釀也塲中之人更多與
廟使勢使氣使酒往、如是則此殿之招也殿則告
訐無端求其必勝則此訟之門也吾為神者方當綏
地方以安靖登之大道而豈喜有此傀儡登臺中人
所耻殿抵飾觀有道不樂况神司本以正大之情寧
清淨之府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而禮又
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筮之與祭乃君子
致敬盡誠以通鬼神之心猶且戒於數與煩乃以俳

優狎侮之戲日復繼夜而與吾神之聽其誠而享其
意無乃愚乎嗟、此必一二好事者借吾神以蠱衆
曰苟不為此神其怨恫又或曰吾有神諾寧不我責
夫事有致敬而反以得罪有祀禍而反以蒙禍爾等
胡不思之今者自夜達旦人衆薰蒸吸息喘汗穢氣
如也豈不慢吾神裸體蓬頭偃蹇號咷豈不褻吾神
人無置足之所倚輦扶輅登壇並席豈不狎吾神又
假借名色以號召惡少豈不欺吾神至謂如此而徼
神惠不如此而有神責豈不誣吾神夫慢神褻神狎

神欺神誣神皆罪不容誅者也吾受上天考校凡吾
所蒞之地多有善男信女吾與有榮施爾等既有敬
神之誠盍相與脩德行善捨施利濟行一好事即為
吾一功果做一好人即為吾一化度何見不及此而
甘犯五罪冒六條為神所不宥者哉夫明操其法以
為轉移縣官之事也陰司其柄以為昭鑒吾神之責
也爾等無謂借幽可以逃明據神可以抗官今地方
稅銀歲辦動輒稱苦大義鳩工動輒稱之公私連責
督比無措則胡不以此贏餘自甦其困而自寬其苦

夫不心懼官府之法而相率淫佚靡蕩之為又且徇
罪吾神比堽而縣官未知或逃其辟耳誰謂縣官其
肯縱奢隨靡不與吾神一心維俗斷不爾矣爾等自
思自戢毋後悔

神教辨書後

從子王明以天姥行痘作神教辨視予予覽一竟曰
是固無疑者烏事辨夫痘以神行者何蓋天地間有
人斯有神無事非神也既神矣而必需苗者何染也
故或苗之所不及而惜於苗之被服薰而得之為染
也染又何以為神行乎夫疹之有痘猶病之有瘥瘥
由染得而神即隨之痘何獨不然耶禮拜而無不得
安者何夫瘥為屬也可穰而愈况天姥主慈獨不可
祈而安乎既祈無不安矣他之患痘者亦無弗祈也

又不能必得生全者何曰此容易曉也夫痘皆由染而他之所染者雖或沾於戾氣之候或得於自然之觸或風雨感冒不時或飲食調養未節他症乘之故不必得生全耳而此當其迎神之日潔掃壇場舉家清淨父母有郎遠之愛子女無乖戾之倪任其所稟之胎毒偕染而發毒盡而止此自正理更有何虞譬之行舟風恬浪靜篙工不費力而千里一當掣風駭浪便若有怒鯨吼蛟為助其勢而何得不危故夫閑靜而求染者則風恬浪靜之舟也他症乘之則怒鯨

吼蛟之勢相去遠矣曰又有避之而得免者何曰唯避之而得免則染之而必至益又明矣曰然則盡人而可得生全矣只供一天姥人間便無妖折子女乎曰是大不然夫固有苗之所不得到與夫力之所不得迎者苗可到矣力又得迎矣而人未必心信夫人誠信之雖醫巫之言萬不一聞也人苟不信雖親父愛兄烏得而強之夫信不信之間則生死懸焉斯又未必非神為政也

書謝大傅車騎遺像後

二謝以風流重江左至今瞻其遺像尚能使人興起
又_以道德重者乎叔方史未詳何如人意必有如今
敬揚氏之知所重也者蕪黃為之榮翰可知其人矣

為人題九如圖

如云者九所如者一一者維何真怕不息既名真怕
所如皆迹一以轉禪百千萬億無不如、九相亦絀
維彼至人自有道術消息陰陽乾坤闔闢日新盛德
富有大業古往今來不以歲日億萬千百無不毀易
曾彼九者是論軒輊天保敬之其姑借而相贊

轉述湖先生七十辭祝并辭弔祭篇

佳湖先生以丙辰九月陟覽揆之辰而先是致詞
以謝客云某孱人也賴先人之庇幸至七十少時
為祝僕竊薄之古人欽祇圖老憲行之言未聞反
乞人言為老者祝也不佞雖老尚有童心無威儀
文辭可範鄉里若錦藻矯詭縣之高堂無乃令鬼
神訶笑其旁反趣其未盡之年無益也且七十去
死亦近矣并辭弔祭儀軸令子孫守為語云身隱
矣焉用文之僕入仕藉六年休隱三十年懷以天
人年終豈為不幸隱而且死靈覺不知所之頗苦文
人學士覓腸橫眉作不情之語不可恥尤甚某生時
狀膏腴唯喜白粲作飯清泉淪茗若祭奠之時陳
羊豕息雁生乳滿前而死而有知豈不大生歟吐錢
汚靈席耶不碍枉乎再拜而起毋發聲舉哀夫
生者以生為樂又安知死者以死為悲耶夫乞言

為壽則生者不悅乞言為祭則死者不寧與其生
死俱不樂孰若相忘於言以安其老與死之為倫
快耶惟高明德泳曰今夫理有始終人有生死人
以為生之可樂也而慶之慶之不已長年而祝之
群姻堂又相與乞言而張之惟恐其年所之不多
展也其死也人又以為可傷也傷之不已而弔之
誄之詞人墨士復相與為詩章挽之庶幾其九原
之或可作也若然者則是據其悄然歟者而認以
為真有若人也據其悄然散者而認以為真亡若
人也斯二者皆惑也昔者李路蓋問死矣而天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夫生之未知則不可以語生死
之不知則不可語死不可以語生而以生相慶不
可以語死而以死相傷則率天下相謾相國弊
焉為塵飯土羹之戲焉已矣夫挹損而遜交者賢
士之曲行也覽曠而遺迹者達人之激衷也要以
攝妄歸真體受完全聖門之教不以生不以死
死夫夫誠洞始徹元忝而贊化則與天下萬世寔
共此生無所事壽亦無所事祝即而楹營奠而斯
文之未喪於天者自在亦無所事悲悼而輓之自

茲義未明俗為情敗慶生弔死舉世若狂於是
有駢枝五體逍遙南面者矯而一輕之皇甫士亨曰
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惜至矣夫士安之為
此言乃所以使人生必知而死必惜者也豈真詣
必脈至是乎破生死以為達亦欣惡之根也閉目
不窺已是一重公案矣吾無取焉雖然吾酌其中
而轉一語夫人惡勞喜逸夢覺皆然吾惡知夫專
生者之不反為毒生耶吾惡知夫厚死者之不反
傷於死者之冤耶則素之何吾直視夫生而齊夫

死也齧啖而齊以為譏毀也庭實而齊以為陌錢
也割羊屠豕而齊以為蟬風也其於死也擗踊而
齊以為舞蹈也哭泣悲號而齊以為歡呼也任真
唯人效實唯人而此直無戀無喪無刺無陰無攔
無避無受無施夫誠有能窮乎未始有生而不駭
生窮乎未始有死而不駭死者吾與為忘生忘死
之友